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五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 四二二五 次会议

2000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45 分举行
纽约

主席:	范瓦尔苏姆先生	(荷兰)
成员:	阿根廷	莫利亚女士
	孟加拉国	乔杜里先生
	加拿大	海因贝克尔先生
	中国	王英凡先生
	法国	莱维特先生
	牙买加	达兰特女士
	马来西亚	穆罕默德·卡迈勒先生
	马里	图雷先生
	纳米比亚	阿希帕拉-穆萨夫伊夫人
	俄罗斯联邦	加季洛夫先生
	突尼斯	谢里夫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霍尔布鲁克先生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第 1160 (1998)、1199 (1998)、1203 (1998)、1239 (1999 和 1244 (1999) 号决议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

上午 10 时 4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阿尔巴尼亚、奥地利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代表的信，他们在信中要求被邀请参加安理会对其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经安理会同意，我建议按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内绍先生（阿尔巴尼亚）、普范策尔特先生（奥地利）和姆拉德诺维奇先生（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议席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在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决定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库什内尔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其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在这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的情况介绍。我请他发言。

库什内尔先生（以法语发言）：十七个月前，安理会给予我们使科索沃开始工作、管理它并建立民主机构，直到它可以有第 1244（1999）号决议所要求的很大自主的任务。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重大进展。但不仅有进展，也有失败，还有许多挑战仍需应付。

我不打算向安理会提供过多这种进展的技术细节，因为，我肯定安理会有总结目前状况的文件。我谨借此机会审查我们为履行 1999 年 6 月第 1244（1999）号决议赋予我们的任务所取得的一些最重要的进展，并表明我认为目前应采取的方向。

科索沃市政选举被公认是技术成功，而且我深信，这是科索沃迅速发展的民主的胜利。为了真正理解 10 月 28 日的成功，我们应考虑到选举背景以及过去 17 个月中发生的一切。17 个月与安全理事会提议、设立并监测的其它和平特派团相比时间很短。十七个月的确是很短的时间。

上星期六，我主持了普里什蒂纳新市议会就职仪式。科索沃人民在对于他们来说第一次民主自由选举中选出的 60 名男女出席了这次仪式。

正如我说过的，我将不向安理会成员提供过多数字，但我谨记及，提出了 5 000 名候选人。三分之一是妇女，这不是微不足道的数字。对其它国家来说，这可能是很重要的结果。18 个正式政党名单上有 5 000 名候选人，有许多单独名单和许多地方名单。上星期六，科索沃所有 30 个市政当局同时举行了仪式。

多数被选到该区域最大城市普里什蒂纳市议会的，是代表科索沃两个主要阿尔巴尼亚族政党——以易卜拉欣·鲁戈瓦先生为首的科索沃民主联盟（民盟）和以哈希姆·特哈契先生为首的科索沃民主党（民主党）的男女。此外我们发现了——我强调这点——波斯尼亚族人、土耳其族和阿什卡里族人。

不幸的是，暂时普里什蒂纳没有塞族人，但是在其他市里有塞族人，我认为而且确信这一状况在普里什蒂纳很快会发生变化。

在我就科索沃的民主未来发表讲话之后，典礼被一位穿西装打领带的年轻人彬彬有礼地打断了，他是法蒂米尔·利马杰先生。他是科索沃民主党（科民进党）的首脑，这是特哈契先生在普里什蒂纳的党。他只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庄严承诺——他将要发的誓——对于他和他的同事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坚持

每人都在市政理事会所代表的所有社区的旗帜面前发这个誓。我听说他提出这个请求，我同意了请求——尽管在科索沃旗帜问题是极为敏感的。我们拿来了各社区的各个旗帜。在有塞族人的时候，也会有他们的旗帜。普里什蒂纳的党代表已接受了这一点。

我还向与会者建议不要只为了进行争端寻找理由——即使的确有扎实理由的话——而使其未来受到风险。我建议他们为民主、和平和普里什蒂纳城市的利益而共同合作，他们是该城市当选的官员。进行了宣誓，本星期该理事会首次会晤已选出一位主席和起草工作方案。

我告诉安全理事会成员这个轶事——我并不认为这是特别重要的——只是为了说明 18 个月以前，法蒂米尔·利马杰先生这位科民进党员在山区领导一个师的科索沃解放军。他是一名军人。对他——和对其他人——重新适应平民生活并不是容易的。然而，今天他在这里——一位市政选举的官员，这是在进行体面、非暴力和民主选举运动之后。

在投票中他所代表的党不如鲁戈瓦先生的党，科索沃民主联盟（科民盟）那么成功。科索沃人民将接近 58% 的选票投给了易卜拉欣·鲁戈瓦先生，这表明在这次具体选举中，他们宁愿要温和主义和经验——总之，容忍。这并没有阻碍利马杰先生和他的许多前战斗员当选。哈希米·特哈契的科民进党和拉穆许·哈拉迪那杰先生的联盟——这是从前科索沃解放军当中产生的两个党——一起获得了 35% 的选票。每个人都承诺要努力合作实现一个统一的行政当局。我认为这是一个显著的成就。

我请问安全理事会成员，你们是否知道在拉丁美洲、中美洲、非洲或亚洲的历史上有这样的事例——或甚至欧洲历史上——你们是否知道“游击队”就这样转变为一个民主党，并且在战斗之后仅一年半就参加选举？我们何时曾目睹一个党的这种转变——它被称为“恐怖主义”、“革命”和其他此类形容词——变为一个参加选举的负责任的政党，在这一案例中的这一转变看来是成功的，即使还有一些怀疑的话？

的确，上个月的市政选举十分成功，因为从技术上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应该就这一成就向它表示祝贺——和科索沃特派团所承担的任务并不是简单的，尤其因为这些选举是真正的政治转变的结果。在法蒂米尔·利马杰先生提出有关旗帜的问题之后，鲁戈瓦先生的党科民盟的代表同样彬彬有礼地说，“我完全同意反对党代表所采取的立场”。反对党和多数党已经就这一微妙主题参加了民主进程。

安理会成员完全了解 1999 年我们到达时科索沃局势是什么情况：一个崩溃的社会，没有基础设施、机构、处于危机状况；受到 40 年共产主义和 10 年种族隔离创伤的人口；越过边界在难民营中的 80 万难民；地方性暴力——尽管如果认为这种暴力是一种传统，是根深蒂固在传统中的。当然在对塞族人使用这种暴力时，必须痛斥这种暴力，但是这种暴力存在已久，并且根植过去许多世纪之中。由于我们和国际社会在实地所做的具体努力，去年年初没有任何领导人能以他们现在的方式进行组织。没有科索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能够参与对话。我们要记住，那些谋求政权的人正在领导三个单独、平行的政府。议会和总统意见不同，并阻挠我们为建立一个单一、合法的行政当局所作的努力。去年年底，在几个月的谈判和努力之后，我们能够说服这些人解散这些结构——解散它们——自那时以来我们就没有听到有关这些结构的任何消息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少数族裔遵守其诺言。他们在 1999 年 12 月 15 日签署的一项协定中决定统一临时复合行政结构，这是成功的。自那时以来，我们没有听到鲁戈瓦先生的政府、特哈契先生的政府、议会或总统的任何消息了。

在这里我再次问安理会成员，你们是否听说这样的事例：被认为执行不可能的任务的维和特派团后来却成功地至少使人民，各政治派别——往往是在冲突之中在兄弟自相残杀冲突期间——为了一个地区更大的利益而走到一起来了？

关于选举，我也必须强调我们十分自豪——让我说，首先我感到非常自豪，恐怕我也不会再有另一次

机会告诉安理会这点——对于我有幸领导的小组所做的工作我感到十分骄傲。安全理事会成员，这是你们的小组，肯定是联合国的小组，也是欧洲联盟的小组，欧安组织的小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小组——被称为构成这个十分特别和十分富有成果的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框架的四大支柱的全体人员，这些人一周7天日夜工作，其中有些人在过去两年中都这样工作。现在我认为他们将开始离开我们，虽然很累，但很高兴。

在退伍军人离开之前，我谨告诉各位我是多么赞赏他们，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献身精神、成功和毅力，而且也因为在每一个有所独立的单位之间的友谊和精神，考虑到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完全分开的结构。在这样表示满意的同时我也谨赞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当然，我未能会见所有参加的部队——驻科部队的45 000人——但是我确实想要对他们及其指挥官表示感谢和赞赏。因为没有他们就无法取得这次成功，而且选举必然无法进行。

我们感到非常骄傲的是，选举运动中几乎没有舞弊，操纵行为极少，首先是没有多少暴力。事实上，驻科部队和科索沃特派团警察指出，他们在10月28日看到的暴力是自特派团去年到达以来最少的。参选率也很高；登记选民的79%的721 000人参加了选举。当我想到在某些民主国家发生的情况，我可再次指出，我有幸领导的团队使我感到非常骄傲。在合法选票中，不到5%的选票被宣布无效，少于2%的选民不在最后的选举名单上。

各位记得，我们就在这里就选举进行了许多讨论。最初并非每个人都表示相信，但这些选举是一个惊人的技术成就，联合国同其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伙伴一道，从零开始发起了选民名单的登记程序，那里甚至没有一份选民名单，人民也没有民主进程的实际经验，他们许多人也没有身份证。我要说，在米洛谢维奇统治十年后，既不存在个人特征，也没有社区特征。在选举日当然有一些组织困难，我们正在总结其中的教训，并在准备普选时加以考虑。

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我们想要在明年举行这些选举，从个人来讲，我希望在春天进行。

十天，前我核对了科索沃所有30个城市的选举结果，除了北部三个主要是塞族的城市——列波萨维奇、茨维查恩和祖宾波托克。不幸的是，那里的选举结果由于投票率太低而无法生效。我要再次回顾，塞族成员在登记时是想要报名的，但是遭到米洛谢维奇的党徒的阻拦。现在情况不同了。四个塞族团体想要参加，它们将会参加。

在今后几天里，我准备任命我尚未核实的三个城市的议会成员，并在需要的所有地方和城市任命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我的计划是明年提早在这些城市举行选举，科索沃塞族将能参加市政机构并成为享有全部权利的平等参与者。我还要说，我将任命的社区中少数民族的成员将是享有全部权利的成员，他们将参加投票。他们只是在一开始不能投票给这些市议会的议长，但他们将同其他人一样成为成员。

由于我讲的是科索沃塞族的领导人，我谨告诉各位，跟从米洛谢维奇的人同其他人一样，所有四个团体的人上周第一次在我的办公室开会，它们准备参加新的行政机构。实际上它们甚至呼吁这样做。当然，它们是有条件的，但这是正常的。讨论刚刚开始。这些塞族官员得到了贝尔格莱德的幸运变化的帮助。正如我刚才所说，他们现在更愿意参加，但是他们显然再需要一点时间，以便使其态度更适应贝尔格莱德新的民主领导人的态度。我完全了解这一点。

我再说一遍，我将在其他市议会任命额外的成员，以使所有社区——当然，这不仅包括我谈到的塞族、还有土耳其族、波斯尼亚族、戈兰奇族和阿什卡里加人——如果他们现在的代表程度不够高，都能得到代表。由于采用按比例代表制度，十几个较小党派及其候选人也在市议会中获得席位。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当选官员的许多人是妇女。

目前已经知道结果，我们需要迅速开始执行。我们商定了主要活动的方案，我们想要在圣诞节前建立

所有市政府的基本结构。我每个月将主持科索沃市议会会议，如有必要，我将主持更多的会议。所有政党领导人都保证接受选举结果，现在他们将开始着手机构责任的转让。在多数城市里，这将意味着在一年半前就职的党派将必须把职务交给当选的继任者。这将对政治成熟的真正考验。科索沃的真正民主就应当在地方一级开始。

我再次想问，你们是否知道任何其他转变的例子，在科索沃战争的痛苦冲突的一年半后从强加的当局向民选当局过渡。我将很高兴听取任何其他这类例子。

我确信，科索沃人决心证明其民主能力。我将大力强调，他们也大大受益于贝尔格莱德的幸运事件，这导致在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民主和和谐的交往。事实上，贝尔格莱德的事件在科索沃产生了良好的后果。科索沃所有阿尔巴尼亚族人和领导人都欢迎这些事件，认为是对区域稳定的贡献，尽管——让我们不要掩盖事实——这些变化并未使他们放弃独立愿望。从极端分子到温和派、从无法称为左派的人到无法称为右派的人，所有科索沃人都证实他们决不想恢复过去那种贝尔格莱德的统治。

但是，一切都在于“过去”一词。第 1244 (1999) 号决议向他们保证的事——这已成为一切未来建设的基石——如同科索沃所有领导人一样，科索图尼察先生已经同意，同以往的局势没有联系。将会进行一些讨论，但是过去难以摸黑执行第 1244 (1999) 号决议，现在由于已被接受，必须执行第 1244 (1999) 号决议，这是我们各项倡议的根本基础。

这样就能进行必要的讨论，为表现出高度民主成熟性的科索沃人造福。正如我所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尽早举行普选。普选是必须的，这不是意外，因为它们执行第 1244 (1999) 号决议的合乎逻辑的后续行动。

鉴于我在叙述事实，请允许我指出，科索沃人在得到全世界的支持之后，对一个重大事实感到关注。

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和优先秩序现在已转向贝尔格莱德，他们对此感到关注。他们认为，这可能使他们被忽略。我并不是说这已经是现实。从经济角度看，我可以列举一些这种危险的例子，不过，我说的是，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和历史角度看，走访贝尔格莱德的情形与走访科索沃的情形不同，科索沃人对此感到关注。并非人人如此，我们感谢那些走访的人，但从政治角度看，必须考虑这种关注。

科索沃人对塞尔维亚建设民主制度的努力也感到怀疑。当然，他们欢迎其领导人，并且正在等待，但他们已经表示，他们怀疑科什图尼察总统是否有意愿从根本上改变贝尔格莱德对科索沃的政策。我谨指出，自一开始，科索沃特派团就一直与贝尔格莱德保持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成果丰富。例如，昨天，一个贝尔格莱德代表团访问了普里什蒂纳，就拘禁人士问题进行了长谈，作出了若干决定，其中不仅包括关于为探访塞尔维亚监狱里的阿族拘禁人士提供方便的决定，而且也包括关于保证——所有塞尔维亚人都已得到这种保证——今后举行大赦法律投票的决定。显然，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的这种讨论为今后数年提供了许多经验，提供了很大的希望。

我已经努力使科索沃居民相信贝尔格莱德领导人所表达的诚意。但我也知道，科什图尼察先生需要时间。我只是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忘记在不太遥远的过去发生过的苦难；从历史角度看，18 个月不算什么。我们不能忘记，这种苦难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我们也不能忘记承受这种苦难的人。在最近几年里，受苦的基本上是阿族科索沃人。让我们欢迎贝尔格莱德的民主制度，但我们不要立刻忘记刚刚过去的岁月。

我非常希望——而且科索沃人非常希望——身系监狱的阿族科索沃被拘禁人士将迅速受益于大赦法律。我认为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我相信，两个社区之间的关系将因此而得到相当大的改善——即使这些关注仍然非常强烈。我谨指出，就在昨天，10 万人参加了在普里什蒂纳举行的示威。在过去 8 天里，被拘禁人士的妻子和儿女每天都睡在国家剧院前

的大街上。大家非常担心，因为各成员都知道，塞尔维亚监狱发生过骚乱，而且在两个有关监狱掌握权力的是塞尔维亚的普通罪犯。这些担心非常强烈，没有打消。科索沃人日以继夜地在我们办公室门前示威。

我重申，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事件恢复了塞尔维亚领导人对科索沃的信心，使他们比较愿意合作。阿族领导人也有信心。今后，所有社区也将有信心。我相信，科索沃特派团与贝尔格莱德将首先进行建设性对话——事实上，这种对话已经开始，贝尔格莱德与科索沃社区领导人也将进行建设性对话。例如，在已经取得成果的会议上讨论了经济和司法问题。

我必须再三强调，科索沃特派团的所有政策都是以第 1244(1999)号决议为基础的，但正如我 10 月 9 日向欧洲联盟一般事务理事会解释的那样，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牢记，科索沃局势并未因贝尔格莱德产生民主领导人而得到根本改变。这暂时还没有改变科索沃的日常生活。已持续 12 个世纪的社区对立没有消失；以为这种对立可能消失的想法是幼稚的。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对立，我的措词也许不当，但在这个地区，几个社区并存，但却从未真正相互来往，相互沟通，相互融合，毫无疑问，这是世界少有的这种地区之一。

我希望塞尔维亚人民能够有民主领导人，我等了很久时间，我很高兴他们现在已有民主领导人。但这并不能使各种问题在一夜之间消失。毫无疑问，这不可能消除巴尔干居民、特别是科索沃居民的深刻感觉，这种感觉是其历史和家庭关系造成的，是由于其亲人失踪、身系监狱或从未有机会为自己建设安稳未来等情形造成的。

虽然取得了所有这些进展，科索沃仍然是一个处于危机之中的社会。我谨指出一个最严峻的事实，这就是，上星期，四名阿什卡里人 (Ashkalis) 被残酷杀害，他们仅仅在两天之前返回处于阿族多数人地区被摧毁的家。这种谋杀令人发指。我们将与科索沃部队指挥官卡比久苏 (Cabigiosu) 将军一道，尽一切努力，查出元凶。我们认为，对于所有社区合法回归其原籍地区的活动而言，这种可怕的谋杀是一个非常

不利的征兆。这四位阿什卡里人认为已经够安全了，可以不需保护而返回，但是，虽然已经取得进展，现在科索沃没有人觉得安全。极端主义分子仍然企图破坏实现民主制度的机会。他们仍然在伺机而动，所以，我们也必须同样地保持警惕，将军事存在和经济承诺保持一段时间。

明天将会怎么样呢？我上次在这里发言时曾讨论过一个授予相当大自治权的政治计划，我将其称作科索沃特派团与科索沃社会之间的协约。我们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的所有伙伴都同意。我重复一遍，第 1244(1999)号决议是我们今后工作的基础。我将不断重申这一点，但还有另一个问题。每个阿族人都要求独立。这种矛盾意味着，如果立即寻求解决科索沃最后地位问题，则将马上导致另一场冲突。没有科索沃的稳定，就没有巴尔干的稳定。科索沃的稳定不能局限于科索沃；这牵涉到整个地区。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加紧确定相当大自治权的含义，按照第 1244(1999)号决议的明确规定，发展自治政府体制，在这些体制中，科索沃人将在管理科索沃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市政选举之后，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代表选择温和路线，因此，上述工作更加紧迫。我指出，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在全科索沃组织选举，最可能的办法是选举议会。我提议在年初——如果可能，则在春季——举行普选。现在已经在八国集团和联合国联系小组已开展的工作基础上建立一个由这些机构组成的工作组，以审议可能提出的临时宪法。

让我简单谈谈大选。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请我们组织定于 2000 年 12 月 23 日举行的塞族议会选举。作为秘书长特别代表，我今天在此确认，无论如何，科索沃特派团都不能组织这样的选举。实际上，在十月的选举中卓有成效的欧安组织小组已离开科索沃；有些人则去了波斯尼亚，帮助组织那里的选举。目前，仍然存在着大量安全问题。要组织这样的选举，需要加强北约部队的力量，而我记得，这样的部队已遭到科索沃最温和派领导人的明确拒绝。

怎么能请我们组织这些选举呢？没有适用的国际条例，更确切地说，没有适用的欧洲条例，而且事实上，选举名册中没有包括科索沃塞族，因为他们被阻挡在了登记之外。没有选举名册，是我们不同意在九月组织选举的原因之一。我们没有收到官方请求，我在此也不想提及其中所涉的众多的其它法律、政治和心理因素。但我想对安理会说，从技术上讲，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不能满足于既得荣誉。在我有幸领导的特派团中，没有人对个人声誉、奖章或荣耀有丝毫想法——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人感到失望。我们所做的深入细致的工作最后促成了选举，我认为选举是成功的。安理会要求我们这样做，尽管它对我们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持有怀疑。我们是代表安全理事会这样做的。现在，我们必须走向下一阶段，这对在科索沃的国际存在以及最终对该存在的撤离，即使不会构成更大的挑战，也会构成同样的挑战。

我希望安理会每个理事国都同我一道，回想起在环境恶劣的科索沃失去生命的国际特派团成员。他们对他们的国际承诺抱有信念；对该地区的民主未来抱有信念；对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工作的影响力抱有信念。我今天回想起他们，恰如我回想起所有那些我们无力避免其失去生命或遭到暗杀的人，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体和塞族群体的成员。每个暗杀事件都是对我们的一次打击——一次失败，它使我、我的朋友和我的得力副手乔克·科维夜不能寐。

特派团取得了许多出乎意料成果。安理会成员的代表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但与此同时，令人遗憾的是，也出现了许多我已提到的那类失败。从历史上说，这些都无关紧要：同卜拉希米报告一样，事实将证明，这一维持和平任务以及我的朋友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正在帝汶开展的工作，是向前迈出的一步。

我们不仅努力实现和平；我们还努力于一无所有中建设一个地区。这个地区没有行政当局、没有技术、没有资源、没有警察部队、没有法律、没有正义。但

这是个令人兴奋的经历，我希望数百名参与者将会受到人们的感念，他们在这个或那个联合国特派团中的未来都是毫无保障的。我关心着他们。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库什内尔先生激励人的情况介绍。安理会理事国现在可自由提出问题和意见。

霍尔布鲁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非常荣幸地欢迎库什内尔先生回到安全理事会，这里已成了他在普里什蒂纳之外的家。我祝贺他极其感人、重要和全面的陈述，并代表我国政府，祝贺他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在科索沃的非凡成就。我同他一道怀念那些为了和平事业，已在科索沃和其它地方献出生命的勇敢的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

大约三周前，在我去科索沃拜访库什内尔先生时，我亲眼目睹了他今天所说的进展。一年稍多一点前，谁能想象得到，科索沃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成就的取得，归功于库什内尔先生的积极推动和领导，归功于整个国际努力。10月28日的选举的成功，是这一努力的一个证明。库什内尔先生富有灵感和充满活力的领导，有助于开始重建遭到破坏和道德沦丧的社会。

在我们谈及未来前——我们必须这样——让我们记住，在这个会议厅里警告和预测的多少事情还没有成为现实，从所发生的事情上看，又有多少批评有失公正。让我们认识到，尽管同过去一样困难，联合国在科索沃的努力已阻止了暴力的继续，而且随着贝尔格莱德政治领导人的变化，已创造出新的机会，而这在当时是没有预料到的。

与许多人以及在这一会议厅里的一些人的预测相反，选举并未受到暴力的干扰，正如库什内尔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参加投票的人数很多，投票过程也很平静。获得选票的主要是稳健派民事领导人。我想指出，在我们发言时，获得最多选票的两个党的领导人易卜拉欣·鲁戈瓦和哈希姆·特哈契，正在前往俄亥俄的代顿，参加关于波斯尼亚的《代顿和平协定》签

署五周年纪念活动。这本身还具有象征性和重要意义，因为所有理事国都知道，阿尔巴尼亚的抱怨之一，是在代顿没有讨论科索沃问题。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在代顿曾一再讨论科索沃问题。但却不可能就科索沃问题达成协定，因为三位领导人——米洛舍维奇、伊泽特贝戈维奇和图季曼——拒绝进行这种讨论，而且我们还有其它问题要处理。

但是，现在他们正在去代顿庆祝波斯尼亚协定签署五周年，这一事实加强了库什内尔先生的观点，即科索沃的和平对于区域稳定至关重要；这说明执行《代顿和平协定》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的核心；在许多其它方面，这也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行动。我知道本会议厅和别的地方的其他人将去代顿，我期待在那里见到你们。我本人很快将启程前往代顿。

库什内尔先生还指出本地区，特别是科索沃仍然存在的问题。我们不应忘记这些问题。基本的问题是两族确实相互不喜欢。它们之间的仇恨和敌意远甚于波斯尼亚的情况。我同意库什内尔先生的看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时间。签署代顿协定已过去五年，我们仍然远远没有实现我们想实现的目标，虽然进展是迅速的。如果保持这种进展；如果我们在波斯尼亚不丧失信心；如果我们坚持下去，我们将实现我们的目标。

在结束轰炸和引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之后刚刚一年，科索沃正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我因看到的许多事情而深受鼓舞，但我认为我们不应欺骗自己。仇恨是深刻的。塞尔维亚人联合抵制 10 月 28 日的选举及他们希望参加塞尔维亚共和国自己领导人的选举，这些表明深刻的、未解决的地位问题，按照第 1244（1999）号决议，将来必须解决这一问题。我在科索沃时，曾向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主要领导人表明这种看法。令我高兴的是，库什内尔先生继续采取富于进取的竭力要求和解的战略。

这些严重问题是科索沃几个世纪的种族争端的结果。我再次强调，在波斯尼亚不是这种情况。波斯尼亚的种族争端是表面的和可处理的。这里的种族争

端则严重得多。科索沃的种族争端特别因米洛舍维奇政权多年的镇压和不信任而恶化。

现在，我们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有一个民主选举的总统。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现在是联合国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成员。今天，我高兴地指出，美国和南斯拉夫将在今后几天建立外交关系。今天我很高兴欢迎南斯拉夫代办来到安全理事会。我期待着今天上午早些时候他代表南斯拉夫发言。这将是南斯拉夫加入联合国以来短短三周内南斯拉夫代表第二次出席安全理事会，这是科什图尼察总统和斯维兰诺维奇外交部长及其同事迅速和有效采取行动的又一个象征。当我在斯科普里和纽约与他们会晤时，我对他们对民主和法治、区域合作和充分执行《代顿协定》和第 1244（1999）号决议的承诺留下了深刻印象。

科什图尼察总统提到他的三个“宪法”：《南斯拉夫宪法》、第 1244（1999）号决议和《代顿协定》。他还说，他承认《代顿协定》和第 1244（1999）号决议具有国际条约的效力。我们欢迎这种对法治的承诺，这使得在科索沃实现和解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今天我想再重复一次，该地区还没有理解 9 月份贝尔格莱德发生的“地震”的全面影响。机遇正开始变得清晰可见。明天晚上我在代顿详谈这些问题时将更详细地阐述这一点。

听到库什内尔先生说执行第 1244（1999）号决议的进程已经开始，我很受鼓舞。市政会已经设立。第 1244（1999）号决议要求的自治正在开始实施。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任命进入市政会，我希望他们将参加。我从刚才听到的情况介绍中理解他们将参加，但是我们都知事情会发生变化。我怀着极大兴趣期待和关注着这件事。

这些趋势必须继续下去。科索沃必须有机会发展充分、民主的自治，如第 1244（1999）号决议所要求的那样。在这方面，我大力支持库什内尔先生关于尽快在整个科索沃举行选举的要求，选举应由科索沃所有群体参加。我将说出他没有说的话，即当我在普里

什蒂纳时，国际社会对于应在何时举行这些选举有争议。欧安组织许多成员认为，至少在一年之内不能举行这些选举。

库什内尔先生倾向早日举行选举，我要表示同意他的观点。我认为耽搁一年时间将是巨大的错误。我认为关于需要一年时间筹备这些选举的想法是荒唐的。就这一点，我想尽量明确地表明我的观点。我们将继续竭力要求早日举行选举。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就越难以进行选举，选举就越有可能导致一系列错误的问题。因此，我大力支持我的朋友关于早日举行选举的要求。我将继续反对一些欧安组织成员由于它们所谓的技术原因持续拖延的做法，这些原因实际上是官僚主义原因。

关于12月23日的塞尔维亚政府选举，我还想指出，我大力支持库什内尔先生刚才所说的话。但我想强调他发言中暗示但没有明说的另一点。这一点就是12月23日塞尔维亚的选举对于该地区的未来极其重要。他所说的话以及我要说的话，一点也不应误解为损害我们对这些选举的大力支持。这些选举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塞尔维亚人民需要明确表明他们想让谁来管理塞尔维亚。

今天，我不想争论塞尔维亚选举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选举相比的合法性或者第1244(1999)号决议给这一问题带来的复杂性。这些是非常难判断的事情。我只说离选举还有八周时间。如果库什内尔先生说由于技术原因科索沃特派团不能做为使选举成为可能而必须做的事情——让我补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指挥官告诉我和其他人的一个事实，这就是如果科索沃特派团进行这些选举，将需要大量的额外战斗营进入和保持安全——我国政府倾向于对此予以支持。因此，美国支持库什内尔先生的观点，即除了复杂的法律问题——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能解决的问题——之外，科索沃特派团以及驻科部队由于技术原因不能管理选举。我想再次提出我的观点，即这一点以尽可能强烈支持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塞尔维亚共和国以自由和民主方式举行这些选举和表达塞尔维亚共和国人民的意愿为前提。

最后，我想谈一下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员问题。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并被反复提及，因此需要我们予以解决。我们因科什图尼察总统支持大赦法和释放布罗温娜女士而受到鼓舞。迅速释放其余囚犯将大大缓解科索沃危机。我期待着朝这一方向取得进展。

最后，我想以个人身份谈我的朋友和同事、秘书长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我与他同事寻求巴尔干和平已有八年多，他先前为医师无国界协会和其他团体在世界其他地区服务的生涯，不需要我在这里重复。美国不仅坚决支持他，而且我们对他最为敬佩，感谢他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做出了不起的努力。没有他的领导、力量和努力，过去一年半的进展几乎肯定是不可能的。

我注意到，他曾数次间接提到他可能不会再次以目前身份向安全理事会报告的可能性。说得非常隐约微妙，但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外交观察者，我听到了你的意思，贝尔纳。我希望这不是真的，我坦率怀疑这是真的。我想，我们将在你离开前，在这一会议厅中再次见面，而且我个人希望在这里看到你。我们需要你的领导。我们需要你的指导，只要你准备为这项极端困难的工作做出必要的个人牺牲，而且这是非常大的牺牲。

主席先生，如果和一旦贝尔纳·库什内尔确实离任——说到底，人人迟早都要离任，特别是象这样艰难、需要做出如此个人牺牲的任务——我希望秘书长能够找到一个象我们今天已听到的人一样才能非凡的人来接任。

乔杜里先生 (孟加拉国) (以英语发言): 我热烈欢迎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前来安理会向我们通报。自从他上次9月为我们通报后，该地区已经有了一些重大事态发展。因此，他的新介绍和意见对安理会来的及时。他今天上午的通报非常彻底、平衡，而且有政治家的眼光，如果我可以这么说。为此我感谢他。他为我们做的通报也叫人十分欣赏。

今天我想说以下几点:

第一，举行选举。我们欢迎在科索沃各市区举行选举。我们特别祝贺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及其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为这些选举所做的大量和辛苦的准备。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今年早期我们随联合国特派团去那里观察科索沃外围地区选民登记工作。库什内尔先生能使科索沃人对他们过渡进入一个民主传统时代产生足够的信心与希望。通过举行这些选举，他完成了安理会赋予他的任务中最重要的步骤之一。

第二，参加。候选人以及选民广泛参加选举进程，表明科索沃人如何热情参加选举进程。科索沃特派团的推广方案，如镇公所会议，已被证明是有效的，选民投票率在80%以上。整个过程指导有方，几乎没有发生暴力和挑衅，值得国际社会赞扬。

第三，结果。选举的结果是科索沃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未来的重要标志。多数科索沃人倾向把信任赋予温和领导人，这只能强调人民要和平的愿望。虽然还有不久的过去创伤留下的深深的伤痕，但许多人仍然希望和期待科索沃有一个新时代，而不是寻求办法报复。

第四，塞族人的参加。我们遗憾，居住在科索沃的塞族人没有参加选举。抵制参加民主进程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确实，他们中许多人仍在作为难民等待返回他们战前的家园。选择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应能有助于返回和安置的进程。

第五，贝尔格莱德领导人的变换。这显然已在该地区产生一种复杂的感受。不但不衷心欢迎贝尔格莱德的变换和满怀希望朝前看，科索沃境内许多人对这些发展感到不安，或许担忧。一方面，他们现在对科索沃境内许多长期问题在新条件下能找到更大机会早日解决抱有更大的期望。另一方面，科索沃人可能认为，这些发展将给他们的向往带来挫折。

在科索沃已经完成选举和贝尔格莱德出现新领导的情况下，现在可能是问科索沃人和他们的领导人如何看待政治气候的变化和国际重新重视贝尔格莱德的时候了。随着贝尔格莱德领导人的更换，解决有

关难民返回和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士问题的可能性如何？

随着科索沃选举的结束，科索沃特派团可以开始把一些行政管理责任逐步和分阶段交给新选举产生的市政领导人。设想这种移交的时间范围是什么？一旦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们接受责任后，预期科索沃特派团将解脱的责任程度如何？

我们从库什内尔先生的通报中高兴的获悉，所有各市政的基本结构到今年年度将就绪。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特别代表在散发的通报说明中的话，他说：

“对科索沃，我们将需要一份临时宪法文件，以指导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当局之间的关系。科索沃特派团还必须界定科索沃的中央当局，而不影响该地区的最终政治解决。”

最后，我们再次祝贺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和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的奉献和努力，成功地组织和举行科索沃境内市政选举。

加季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今天在新情况下讨论科索沃问题：南斯拉夫人民已经作出民主选择。比较有利地条件正在迅速建立，以克服巴尔干多年危机。在决定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在巴尔干地区所有国家之间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进展情况，取决于它们之间关系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和平进程如何前进，以及当然，科索沃问题怎么解决。

在这一方面，俄罗斯遗憾地注意到，第1244（1999）号决议仍在以一种不全面和不令人满意的方式执行。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形势：国际存在在科索沃采取了一种不明智和错误的行动，不是确认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主权，而是正在促成加强这块南斯拉夫领土与该国的其它地区脱离的趋势。这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但在每一个论坛上，俄罗斯都不得不提出大家在口头上都承认但在实际上经常忽视的一个论

点。这个论点就是，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重要基本原则，正象第 1244（1999）号决议所确立的那样，是尊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些新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尖锐。

我们感谢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在科索沃进行的市政选举的信息。不过，我们不能赞同从他的发言中所听到的情况——他告诉我们基本上取得了建设性的成果。我们认为，控制并制止科索沃脱离的趋势，应该成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工作的优先事项。不过，特派团领导层并不认为有必要注意听取南斯拉夫民主选举的新领导人的意见，而且还违反了普遍公认的原则，在科索沃举行了市政选举。这种非民主进程的结果就是，该省的大部分人口——生活在该省以及被迫离开该国的科索沃塞族人、在那里的大部分土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被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

这些选举的负面后果也可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出，即整个选举活动并不涉及纯粹的市政事项。参与的这些政治领导人，基本上是围绕着科索沃独立问题开展选举活动。阿族领导人利用这种并没有反映整个科索沃人口意愿的市政选举结果，现在声称他们希望看到迅速举行省议会选举，因为他们把这看作是实现独立的下一个步骤。他们在公共宣传中一直在强调这一论点。

我们认为，科索沃未来地位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但不是通过违反第 1244（1999）号决议，而是通过发起一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当局与科索沃领导人之间的具体对话来解决。南斯拉夫业已发生变化的政治形势，使得现在有可能讨论重新开始实施第 1244（1999）号决议的问题。现在是打破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领导人的对抗关系的惯性，使其全面参与执行这项基本的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恰当时机。为了在此基础上公正解决科索沃问题，我们可以讨论某种形式的一揽子方案，这将包括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与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之间关系的正常

化，同时实施各种措施让国际存在重申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对科索沃的主权，并采取措施制止该省的分离主义活动。

联合执行委员会应全力开始工作，成为一个协调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领导层与科索沃特派团关于执行第 1244（1999）号决议的实际问题的意见的真正机构。我们必须审查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地位的问题。我们必须迅速撤消 8 月 17 日科索沃特派团团长和驻科部队司令官的声明，它侵犯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主权。作为国际做法中的一个惯例，我们需要与南斯拉夫政府达成各项适当的协议。

正象第 1244（1999）号决议指出的那样，需要解决关于商定数量的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军事人员和警察返回科索沃的问题。这些由于仓促地、不适当地筹备进行了科索沃市政选举而产生的问题，可通过为该省那些由于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原因被排除在选举进程之外的居民另外组织一次选举，来部分地加以解决。最佳的选择办法就是，在塞尔维亚 12 月 23 日举行议会选举的同时，在科索沃举行选举。我们确信，有必要确保在塞尔维亚议会选举中进行的投票，也在科索沃省领土上进行。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在科索沃领土上可以组织某些选举，而由于技术原因，显然不能举行其它选举。该国人口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不仅仅是塞族人，还有罗姆人、波斯尼亚人、土族人、戈兰奇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都必须准许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行使参与选举进程的基本权利。从支持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的民主化进程的观点来看，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科索沃特派团领导层应该为选举创造有利的条件。否则的话，第 1244（1999）号决议将会再次被粗暴地违反。

我愿意提请注意另一个我们认为需要迅速加以解决的事项。我指的是解除根据第 1160（1998）号决议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所实行的武器禁运。这项措施早应采取，因为该项决议的要求实际上已经得到满足。在这种新的情况下维持制裁制度是完全不公平的，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我们确信，在民主的南斯

拉夫加入联合国会员国大家庭之后，它将会更积极地参与重返其它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进程。不解除对南斯拉夫实行且仍在生效的所有制裁和限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就不可能摆脱国际孤立，不可能作为一个完全合格的国际社会成员重新开展活动。

俄罗斯欢迎欧洲联盟作出解除其先前对南斯拉夫实施的制裁措施的负责任的政治决定。联合国不仅不应该置身于这一趋势之外，而且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促进这一趋势。安全理事会如果作出解除制裁的决定，就将会显示出它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新领导人的信任，将支持该国对南斯拉夫社会进行民主改革进一步作出努力。

我们希望俄罗斯的这种态度将会得到理解和支持。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在本次辩论早些时，法国将以欧洲联盟的名义发言，该发言将阐述一些实质性的基本论点，联合国赞成并完全支持这些论点。我只是想作另外几点说明。

首先，我要热情赞扬库什内尔先生及其整个工作班子过去一年零三个月在科索沃所从事的工作。这是我们从安全理事会这里所监测的最困难的国际工作。我们都知道他所处的背景。从这一背景去考虑，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联合王国和整个欧洲联盟为此向他表示感谢。

我要谈谈选举情况。我们对 10 月底市政选举获得成功尤其感到高兴。这应能为在适当时候举行全科索沃范围选举以恢复于 1990 年被夺走的科索沃自治权铺平道路。我们对特别代表支持早日举行选举很感兴趣。联合王国尚未想到任何具体日期，因为，要举行这些选举，首先就必须有良好的条件。关键在于，应该从现在开始努力，以确保创造适当的条件，并建立适当的总体气氛。当然，贝尔格莱德所发生的变化与此相关，而且在选举之前，必须进行重新登记，以确保塞族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能充分参与。

我要谈的第二点与此完全无关，它涉及今后的地位问题。决定今后地位的问题在短期内不应该是当务之急。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都存在一些更为迫切的问题，应当引起集中关注，例如经济复兴和社会重建。

归根到底，需要由贝尔格莱德和科索沃各族群的当选代表在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支持下，在其彼此之间达成关于地位问题的最终协议。这是第 1244（1999）号决议的主旨，该决议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没有作最后的规定。

第三，我们欢迎库什内尔先生打算指派科索沃塞族代表进入某些市政理事会，并且打算扩大在咨询机构中的参与，因为这将使科索沃的结构能更多地体现公众意见，从而使目前各种结构更加接近它们所施加影响的民众。基于这一原因，我们支持他的这一行动。

最后，关于 12 月份的塞尔维亚选举以及这些选举如何影响科索沃的问题，我们原则上支持科索沃选民可以参加计划中的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我们听到库什内尔先生说，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实际上和技术上都没有能力组织这些选举，但是就参加选举而言，我们目前并不认为这就是最后的结果。

如果能够安排人们从科索沃参与塞尔维亚选举的投票，那么所有各方，尤其是科索沃阿族人，必须理解，这将无损科索沃今后的地位。

海因贝克尔先生（加拿大）（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贝尔纳·库什内尔今天所作的情况介绍。

（以英语发言）

我要非常简短地重点谈谈四点。

首先，过去几天里在科索沃所发生的示威突出说明，必须着手释放塞尔维亚监狱中的科索沃被拘留者。最起码来讲，对他们提出的指控应是具体明确的，而且他们应该享有适当的法律程序。我们认为，这个

问题仍然是缓解科索沃族裔间紧张状况的一个重要障碍。

加拿大就赞扬南斯拉夫领导人释放了弗洛拉·布罗温娜博士和其他科索沃人。但是，仍然还有很多人被不公正地囚禁。南斯拉夫政府有能力帮助稳定科索沃的局势。我们鼓励它迅速采取必要步骤。

同样重要的是，科索沃阿族人必须尊重科索沃塞族人和所有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

第二，加拿大感到高兴的是，10月28日的市政选举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赞扬库什内尔先生本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驻科部队以及为使选举取得成功而辛勤工作的所有其他方面。

我们认识到，选举过程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有许多证据证明，在当今，选举活动极少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我们不同意一个代表团早些时候对库什内尔先生和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所提出的批评。在这个会议桌这里，也许在这个会议厅里，我也许是唯一一个曾参与过谈判拟定第1244（1999）号决议的八国小组会议的人。在读过库什内尔所提出的报告后，我必须说，我对我们已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深有感触。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告诉安理会，科索沃特派团乃至整个科索沃在过去16个月左右所取得的进展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在会议桌上谈判拟订该项决议时的期望。

眼下的挑战是落实市政选举的结果。这些选举是将权力移交给民主选出的政府的第一步。正如联合王国常驻代表所指出的那样，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在可预见的将来，为全省范围的选举创造令人满意的条件。所有科索沃人，包括塞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的参与，将大大提高选举结果的合法性。对科索沃领导人，我们要说，这些结果的合法性以及少数民族的参与将是科索沃政治成熟的指标。

（以法语发言）

第三，加拿大支持充分执行第1244（1999）号决议。我们继续认为，正如该决议所规定的那样，今后

地位的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这将需要所有各方的时间、耐心和诚意。

最后，有关各方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充分合作也同样是必要的。没有和解就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而没有正义也就不会有和解。

王英凡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愿感谢库什内尔先生的通报。

在不少人赞扬科索沃市政选举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南联盟政府认为选举的结果是无效的，塞族、土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未有效地参加选举，少数民族居民仍缺乏安全保障。我们对此表示关注。我们期待着科索沃特派团在确保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性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能尽快得到落实。

我们也注意到，选举在当地被视为科索沃走向独立的标志，如果科索沃的独立倾向抬头，这是违反安理会第1244（1999）号决议的。科索沃的独立倾向对巴尔干局势会带来什么后果。值得国际社会和安理会的重视。

安理会决议对科索沃未来的地位已经作了决定，我们希望特派团能够积极鼓励和引导科索沃阿族与南联盟政府进行对话。我们相信国际社会正确地、建设性地施加影响应该能产生积极结果。在科索沃只有最终恢复民族和谐，科索沃问题才有望从根本上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

莫利亚女士（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向我们所作的通报。

自库什内尔先生上次9月份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以来，发生了两起我们认为对科索沃未来特别重要的事件。显然，我们指的是于2000年10月28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以及根据人民的决定米诺舍维奇政权垮台。我们非常高兴地听到，市政选举平安无事地举行，投票率非常高。我们还要表示感谢参与筹备这些选举的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委员会、特别是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

尽管我们本来显然希望科索沃塞族将踊跃地参加，但我们的理解是，作出不这样做的决定的真正原因是恐惧和恐吓，而不是就选举本身采取立场。出于这一原因，我们认为库什内尔先生决定任命塞族代表成为某些市政委员会的成员，并且要求在适当时候举行选举，以使这些社区也将有机会参加选举进程是明智的。

我们要借此机会祝贺科索沃民主联盟及其领导人易卡拉欣·鲁戈瓦在选举中获得成功。我们也祝贺市政议会新议员。我们认为，选举结果是温和主义的胜利，我们感到非常满意。涉及的每一个人现在要履行重大责任，我们希望，他们将宽容地行事，以便为社区谋利益，并认识到他们绝不能使那些对他们寄予信任的人失望。我们还要呼吁那些在投票站没有得到预期结果的人参加 10 月 28 日开始的民主进程。

我们认识到，科索沃和平共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塞尔维亚被拘留或失踪的科索沃阿族人的问题的解决。我们希望，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发生的民主变革将使毫不拖延地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可能。无论如何，弗洛拉·布罗维亚女士获释和科什图尼察总统最近发表的讲话是我们认为是令人鼓舞的迹象。

最近，四个国内流离失所并返回其原籍地的无辜者被杀害，这再次提醒我们，科索沃仍然有极端份子，我们要求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不遗余力地逮捕那些对这一罪行负责者并将他们绳之以法。所有那些非法行事、破坏民主原则以及破坏民主进程的人在科索沃没有任何地位。

最后，我们要向库什内尔先生重申，他能够继续放心地得到阿根廷的充分信任和支持。

穆罕默德·卡迈勒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返回安全理事会。我们当然非常感谢他全面的、非常有用的通报，并象其他人一样，我们要向那些在科索沃和平事业中献身的国际社会人员致哀。

我们非常密切地、极感兴趣地注意 10 月 28 日举行的市政选举。我们欢迎在没有暴力的气氛中以自由的、公平的方式成功地举行了选举。正如库什内尔先生本人所说的，选举日是自 1999 年 6 月开始部署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以来科索沃最安全、最平静的一天。对科索沃及其人民来说，选举显然是一个历史性事件。选举的成功举行不仅仅是全体科索沃人的伟大成就，而且是科索沃特派团在库什内尔先生精干领导下所做的出色工作的明确证据。这一成功无疑是库什内尔先生和所有科索沃特派团组成部分以及驻科部队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中所做的不断努力和认真承诺的最后成果。

眼下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是执行选举结果。我们注意到库什内尔先生所列举的迄今已采取的步骤。我们敦促科索沃所有领导人和人民继续与科索沃特派团合作以落实选举结果。

举行市政选举和随后采取的后续行动是体制建设进程的重要内容。这将使科索沃人对自决和自治负有更大的责任，并加强对民主进程和民主解决方法的信任和信心。正如我们过去在各种场合所说的，塞族社区没有参加选举是令人遗憾的。我们支持库什内尔先生努力制定一种适当的方案，以确保塞族社区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能够参加有关市政管理。

我们继续对关押在塞尔维亚监狱中的科索沃人的命运感到严重关切。尤其考虑到最近这些监狱情况紧张，我们一再要求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他们。我们完全支持库什内尔先生和亨里克·阿姆内乌斯大使为寻求一项早日的、可接受的解决这一非常严重的问题以及同样严重的失踪者问题的方法所作的努力。在这一方面，我们再次要求南斯拉夫政府早日采取具体行动，与科索沃特派团合作以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本月初释放弗洛拉·布罗维亚女士是朝着正确方向跨出的一步。

科索沃总的局势已大大改善，出于种族动机的暴力再次发生表明，整个局势并不完全令人满意。

我们谴责上个星期在多塞瓦克村庄杀害4名阿什坎利男子的行径。应对这一可怕罪行负责者绳之以法。我们支持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为处理安全问题所作的不断努力。

最后，我们完全同意库什内尔先生处理科索沃自治问题的方法。我们完全支持他提出的关于在明年早些时候在整个科索沃举行大选的行动计划。

谢里夫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我首先要欢迎秘书长驻科索沃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前来安理会，并感谢他关于那里的局势演变的情况介绍。

在最近几周中科索沃展开了国际社会仍然极有兴趣地注视的紧张活动。鉴于整个区域最近的事态发展，10月28日在科索沃举行的市政选举尤其重要。这些选举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值得整个国际社会的有效支持。

我国代表团对举行选举的条件感到满意。整个选举过程确实是成功的，特别就选举程序以及完全没有暴力的情况而言，这些选举是科索沃民主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的里程碑。居民大批参加这次投票，揭示了他们着手建立该区域持久和平的深切愿望。然而，这种程度的参加不应掩盖塞族居民参与不足的情况。在这方面，国际社会需要继续努力，以找到适当的办法，能够促进所有少数民族参加和解进程。

我们对政治暴力重新爆发感到关切。这些行为能够破坏国际社会的努力，大部分是针对少数民族的。在这方面，警察继续在预防和镇压这种行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还需要提高当地公众对如何预防这种犯罪并阐述科索沃社会各类人之间容忍与和平共处的价值的意识。

司法制度的改革是在科索沃重建和平进程中的关键步骤。建立法治与仔细和无歧视地适用法律，将会加强全体居民对司法制度的公正性和独立的信心，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对科索沃司法制度的研究结论清楚地表明：对该制度所作的改进是不够的。我们希

望，提高当地法官对这一局势的意识以及国际法官和检查官的参与，将能够弥补这一情况。

随着冬天的到来，难民问题尤其引起关注。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呼吁暂时禁止强迫难民返回科索沃。我们同意，正在返回的难民没有住房和未受到令人满意的照顾，因为缺乏接收他们的基础设施，而且因为住房的提供有限。同时，我们祝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为协调援助和向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口提供必要帮助以使它们能够应付冬季所作的努力。

被拘留者和失踪者的问题，仍然是种族间紧张局势的主要起因之一。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任命一名负责在科索沃冲突期间被剥夺自由者问题的特使，其权限涉及不分他们的种族血统而解决这些犯人和被拘留者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敦促有关各方与该特使合作，以尽快找到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方法。

最后，我要感谢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并感谢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工作人员为在该区域重建和平及执行安全理事会第1244（1999）号决议所作的值得赞扬的努力。

达兰特小姐（牙买加）（**以英语发言**）：我要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的情况介绍。我们赞扬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男女人士所取得的重要成就。诚然，科索沃的转变应看作是联合国及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项成功例子。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自库什内尔博士上次于9月份向安理会通报以来科索沃和该区域所出现的很多积极事态发展。然而，我们意识到随着科索沃特派团继续遵照第1244（1999）号决议的规定为该省的实质自治筹备，推动平民和行政职能，监督临时体制的发展并维持公民社会的法律和秩序，该特派团面前的任务仍然是艰巨的。在所有这些方面，科索沃特派团与其在科索沃的各伙伴组织一道来迎接这一任务。

过去一年在科索沃取得的成果，必须在建立一个具有多种族体制的多种族社会范畴内得到加强。一个

和平、稳定和民主的科索沃不能是排斥性的，否则确保可持续未来的努力就将失败。我国代表团继续强调：各种族群体的科索沃人参加和解进程必须仍然是一项优先任务，因为各群体必须有对该进程的主人翁之感。

我现在谨集中谈到几个问题，特别是最近的选举、被拘留者和失踪者的情况、安全局势和人口走私以及难民返回的问题。

首先，我国代表团谨祝贺科索沃人民、科索沃特派团和其他有关组织成功地进行了最近的市政选举。这些选举实际上没有暴力，应有助于加强市政议会的工作并确保科索沃人民在地方一级参加管理。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科索沃塞族人未参加这些选举。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科索沃特派团决定在那些塞族人形成多数的市政地区编列市议会候选人名单。我们想听库什内尔博士介绍有关该问题以及有关科索沃特派团明年在塞族人居多数的地区举行补选的可能性的最新事态发展。特别代表在其情况介绍中提到他同科索沃塞族领导人的合作，他们同意组成一个高级委员会以讨论如何确保科索沃塞族人融入新的市政机构。

其次，我国代表团始终认为，除非处理被拘留者和失踪者的问题，就不会有和平与共处的持久基础。几个月以前，我们欢迎任命亨里克·阿姆内乌斯大使处理该问题。我们现在欢迎科索沃特派团同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代表团最近会晤以讨论解决被拘留者和失踪者问题的具体步骤。南斯拉夫当局提议向议会提交一项有关大赦的法律，这将是又一个积极的步骤。此外，我们满意地获悉：国际组织和家属的访问受到推动。我们当然希望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最近的政治事态发展，将奠定科索沃各族之间和解的基础。我们还欢迎科索沃特派团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协作而开设了普里什蒂纳被拘留者和失踪者资源中心。

我国代表团赞赏地注意到法律和秩序以及安全方面的改善，但我们仍对以种族为动机的攻击的持续感到关注。我们还注意到驻科部队和科索沃特派团警察的积极搜寻，继续揭示出科索沃军用武器储藏的存在。

在早些时候的情况介绍中，我们曾表示对有关贩卖人口的报道感到关切。科索沃特派团警察所成立部门清楚表明认识到必须处理这一问题。我们支持这一部门有关贩运的工作，我们希望从库什内尔先生那里进一步听到该单位将肇事者绳之以法方面取得成功的消息。

第四，难民返回家园在重建、促进和平和在走向一个可持续未来方面具有根本重要性。返回者的人数一直在增加。据报道，8万多科索沃人已在9月底前返回。然而，我们关切的是强迫返回，因为这加剧了现有的问题。我们认为强迫返回在当前情况下效果会适得其反；从长远来说，这只会使情况恶化，因为科索沃特派团和其他组织感到没有能力有效处理返回者对住所、社会援助、取得就业、保健和教育方面的需要。我们注意到库什内尔先生呼吁庇护国政府在今冬暂停强迫和诱使返回，我们同意他的看法，这些返回应逐步处理，以使科索沃特派团及其伙伴组织有时间为预计6万多返回者在2001春天进入进行准备。

最后，我谨重申牙买加毫不含糊地支持特别代表和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并支持科索沃特派团任期的继续，直到第1244（1999）号决议的条款完全执行为止。

阿希帕拉-穆萨夫伊夫人（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也想向今天光临的特别代表库什内尔先生致意，并感谢他除其他外就科索沃选举所作的全面情况介绍。

可以合理地说，尽管某些少数民族没有参加市政选举，但是科索沃人民行使了他们的民主治理权利。他们在行使这一权利时选出了他们的领导人并授权他们为所有科索沃人的未来进行规划。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和参与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的其他成员。

还可以合理地设想现在当然应由当选的科索沃领导人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开始本着和平共处的精神并按照安全理事会第1244（1999）号决议处理他们

社区的需求和愿望。我们认为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第1244（1999）号决议的确对于科索沃省所有居民的和平共处具有关键意义。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市政选举只是民主代表性进程的开始，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希望特别代表将继续使当选的领导人参加更有意义的对话——一种有助于亟需的和解的对话。

图雷先生（马里）（以法语发言）：我和前面发言者一样，想热烈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就科索沃事态发展所作的富有启发性的最新情况介绍。我们祝贺他顺利地于10月28日在科索沃举行选举以及选民的高投票率，这为科索沃人民并通过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为国际社会争光。

我国代表团赞扬科索沃特派团领导人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欧安组织和科索沃特派团全体人员，他们采取实质性行动在科索沃促进民主和尊重人权，因而才产生了这些良好的结果。我们赞扬科索沃人民在市政选举所表现出的成熟和责任感；这在该省的民主进程中肯定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我们呼吁科索沃政治领导人接受选举的裁决并共同努力，以使这一新生的民主社会能够得到巩固，其结果将是举行大选。

我国代表团赞扬我们在南斯拉夫看到的积极变化，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科斯图尼察总统准备同阿裔科索沃人代表举行谈判。我们欢迎新总统迈出重要的前进步伐，走向塞族和阿族社区的和解，同时我们呼吁释放仍然囚禁在塞尔维亚的所有阿族政治囚犯。

最后，今天早上我们听到情况介绍表明真正的挑战在于社区之间的和解。因此，我国代表团呼吁科索沃特派团进一步致力于整个科索沃地区的和平共处。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也想感谢库什内尔先生的情况介绍并谈几点关于今天会议的主题和过去几个星期中科索沃的中心事件，即举行市政选举。

首先，我们同意秘书长在10月30日表示的看法，即10月28日在该省举行的市政选举是科索沃民主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尽管在筹备选举阶段产生了某些怀疑和问题，但选举的进行和结果证明了这是一次有意义的事件。我们满意地得悉选举在平静与和平的气氛中进行，事故和恫吓的甚为少见，违反程序的情事也很少。

在我们看来，应向出席投票率很高的科索沃人民表示祝贺他们在履行公民责任意识中的政治成熟和觉悟。

我们认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特别是它的支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在完成这些市政选举中关键作用，我们赞扬其人员所作的努力。举行选举的确标志着科索沃特派团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的完成。

但是，7月28日市政选举中最令人遗憾的事情是大多数塞族和土族进行抵制。这一情况给总的成功投上了阴影。我们完全意识到科索沃特派团打算通过特别代表的任命将塞族和其他社区代表吸收入这些市——他们在这些市中占人口绝大多数，如莱波萨维奇、祖宾波托克和兹维钱。这一意图是值得欢迎的。然而，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问题要问库什内尔先生。塞族和阿塞本身对于通过这种任命来吸收塞族的态度如何，而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想法能够实行吗？

我们的理解的是，任命塞族代表参加这三个市政的地方团体应被认为是一项临时措施。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在不久将来在这些市举行补选的想法值得考虑和实施。此外，正如库什内尔先生所说，有迹象表明塞族社区可能愿意进行登记。我们认为这种补选的条件之一应是对科索沃境内和境外的塞族人进行登记。因此，我们大力鼓励科索沃特派团朝着这方向迈出切实步骤。

将近三个星期之前举行的市政选举显然不能解决科索沃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我国关注的是，近些天来，爆发了新的种族间政治暴力和刑事犯罪。这一

日益加剧的消极倾向表明，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应继续努力，完成其任务，以为返回的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创造安全环境，并确保公共治安。鉴于选举以来暴力的加剧，在加速将科索沃特派团担负的行政管理责任逐渐移交给新近当选的市政领导人时，应极为小心谨慎。

我国注意到选举整体上是成功的，但同时，我们深为关切地得知，所有阿尔巴尼亚族政治党派的领导人都公开承认，他们认为市政选举只是走向宣布科索沃独立的首要步骤，因此，他们断然拒绝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当局讨论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内的省级自治问题。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安理会明确提醒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领导人注意第 1244（1999）号决议的基本规定是及时的，决议中特别重申了会员国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并委托科索沃特派团确保该省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内的高度自治。必须向新近当选的市政领导人表明，向他们部分地移交权力和进一步创设地方管理机构，为科索沃局势增加了新的责任。

我们认为，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民主变革导致的新的政治环境下，科索沃的特派团的作用是推动贝尔格莱德的新领导人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一方进行积极对话的进程。在此情况下，新的南斯拉夫总统科斯图尼察先生表示他准备进行这样的对话，令我们深受鼓舞。我们认为，科索沃特派团促进这样的直接接触，可能导致开辟一个政治进程，决定科索沃的未来地位。此外，第 1244（1999）号决议也明确规定了科索沃特派团推动重新展开这一政治进程的任务。

为此目的，在新的南斯拉夫当局和科索沃特派团之间进行适当对话和更密切合作显然是非常必要的。近来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东南欧欧洲稳定条约接纳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以及目前发生的其他许多急剧、迅速和可喜的变化，都有助于创造新的良好机会。

在此情况下，我必须对科索沃特派团努力解决关于被拘留者和失踪者的问题表示敬意。我们欢迎昨天

科索沃特派团与南斯拉夫代表团就这一敏感问题在普里什蒂纳举行的磋商。我国欢迎南斯拉夫总统上个星期在欧洲理事会宣称，他的政府将着手解决这一令人痛心的问题。

最后，考虑到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和整个地区的最新局势以及在科索沃展开了新的冲突后建立和平阶段，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考虑就该省的前途、尤其是其地位问题采取新的战略，并在这一方面对科索沃特派团给予明确指导。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安理会应考虑采取一切办法，促使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当局和科索沃领导人坐到谈判桌上来。我们认为，草率从事是不对的，但拖延下去也很危险。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说的，为促成这一目标，安理会可借助科索沃特派团的努力，或寻求秘书长派往巴尔干半岛的特使的帮助，或自己进行调解努力。在我们看来，今天，既然市政选举已经结束，这一问题就变得更为紧迫。

最后，我衷心祝愿库什内尔先生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在其努力中取得更大成功。

莱维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荣幸地以欧洲联盟的名义发言。与欧洲联盟有联系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以及联系国塞浦路斯、马耳他和土耳其也同意这一发言。

首先，我要对秘书长特别代表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表示热烈赞赏，过去 18 个月来他们在科索沃取得了巨大成绩。伯纳德·库什内尔先生最初担负这一职责时，在科索沃面对的是一个创深痛巨、分崩离析的社会，行政管理崩溃，经济凋敝，人道主义局势陷入严重危机。他与他的小组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不懈地执行了安全理事会委托给他的任务。他使第 1244（1999）号决议得到贯彻。我要在这里对他所作的巨大努力表示敬意，这些努力现在开始获得成果。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在 1999 年，有成千上万的科索沃人露宿街头，或选择了远离家乡的逃亡道路。他们现在大都返回了自己的城镇或乡村。在大逃亡一年之后，现在有可能结束科索沃特派团的人道主义活动。

经济崩溃，许多房屋片瓦无存。这就是科索沃的“00 年”。今天，私人行动加强了大规模的国际援助努力，确保重建工作顺利完成。欧洲联盟在这一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成千上万间房屋得到重建，陈旧的工业逐渐更新，制订了科索沃的预算，适当的法律框架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复苏。在所有部门——住房、教育、保健、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果都是有目共睹的。

最初，行政管理结构已不复存在。原有的结构屈从与一个践踏人民权利的政权的狭隘利益，已在动荡中崩解。需要按照法治原则建立新的结构。科索沃特派团确保这一点得到了实现。它有条不紊地制定规则，从零开始，创设行政管理机制。它尽其一切努力，鼓励勇于负责的科索沃人，不论其种族出身如何，共同参与这项工作。它的努力没有落空。

我要祝贺特别代表筹备和主持了 10 月 28 日在科索沃进行的市政选举。驻科部队和科索沃特派团共同努力，确保了安全。选举证实了我们近几个月目睹的积极的事态发展。投票是在平稳的气氛下进行的，参加投票者很踊跃，显示了民众的责任感，他们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怀着尊严履行其公民义务。行政当局与民众的关系将更为密切，能够更好地倾听他们的声音。第 1244 (1999) 号决议始终是国际社会在科索沃活动的依据，已采取新的重大步骤，执行该一决议。

巩固民主、建立法制和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始终是科索沃特派团的高度优先考虑。在地方选举问题上，我们欢迎伯纳德·库什内尔先生有意提名科索沃的塞族代表进入某些市政委员会，并随后举行补选。

但是，尽管不经常，仍然存在不容忍的表现。能够从破坏各种背景的科索沃人和解中得到好处的人，在继续从事他们的挑衅行为。库什内尔先生在通报中

提到，4 名阿什卡里少数民族人士最近被杀害。必须最强烈谴责这一令人发指的行径。但是，犯罪不罚是不会持久的。挑衅者没有最后的决定权。正如库什内尔先生保证的，他们会被发现，会因自己的行动而受到惩罚。

所有科索沃居民都应在共同的土地上一同生活。这意味着塞尔维亚人、罗姆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裔难民应该重返家园。当前，一个多种族、民主和繁荣的科索沃社会同心协力争取所有人的权利和尊严，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体现国际社会的愿望。尽管还有障碍必须克服，但联合国坚决支持特别代表实现这一目标的持久的决心。

该地区的民主变革会使得进步变得容易些。具有善意的男男女女可以重新开始对话。和平姿态现在将要增加。可以重新探索重要合作的渠道。人权运动积极分子弗洛拉·布罗温娜重返家园，就是体现新形势出现的第一个重要标志，将开启早日解决犯人和失踪人员问题的大门。我们希望这些令人鼓舞的发展继续下去。这些发展将使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愿望，在法治的基础上建设科索沃。

最后，我要谈一点个人的看法。我希望库什内尔先生知道这一大厅里的法国男女对他的钦佩和爱戴，他的一生，通过工作，过去一年半在科索沃的工作，他以他的大度、充沛的精力和效率，为《宪章》的理想服务。有时候，一个人的工作可以产生重大的作用。贝尔纳·库什内尔在科索沃杰出地体现了这一点，我们感谢他。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奥地利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普范策尔特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我以奥地利现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轮值主席的身份发言。我感谢有机会在 10 月 28 日选举后，就科索沃局势问题在安理会发言。

请允许我首先感谢库什内尔先生令人鼓舞的介绍，感谢他在过去 16 个月所作不懈的努力。在评估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表现时，我们必须考虑到特派团是在困难的物质和政治条件下进行工作的。特派团面临人员不足和资金匮乏。特派团的行动在联合国历史上是独特的。我们非常钦佩库什内尔先生及其工作人员的献身精神。

关于库什内尔先生介绍中提到的选举，我向他转达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奥地利外长贝尼塔·费雷罗—瓦尔德纳对他的衷心感谢，感谢他同联合国和欧安组织的杰出合作。欧安组织科索沃特派团是科索沃特派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愿意继续发挥这一作用。

考虑到情况，组织科索沃历史上第一次市政选举是极其困难的任务，需要所有国际行动者的密切和可靠的合作。一切必须从零开始，牵涉的利益十分重大。暴力的发生、低投票率和表决中出现的问题，都可能破坏民主的进程和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的执行。相反，选举却非常好。投票率几乎高达 80%，无效选票的百分比很低，没有发生大的欺骗和操纵选票的情况，也没有出现暴力事件。科索沃人通过自己的行动真正表明了他们对民主的明确和无条件的承诺。同样，通过接受选举的结果，各政党表现了民主的成熟性，令人鼓舞。

我希望强调指出，作为欧安组织的轮值主席，奥地利对选举情况非常满意。易卜拉欣·鲁戈瓦领导的科索沃民主联盟取得令人难忘的胜利，体现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支持对温和的政治路线。考虑到贝尔格莱德积极的民主变化，这一决定可能导致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新当局之间新的有益对话。

关于科索沃少数民族的民主代表问题，欧安组织支持库什内尔先生提出的将少数民族代表增补进市议会。这是确保科索沃实现多种族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在选举前的阶段，欧安组织和科索沃特派团图劝说科索沃塞族和科索沃土耳其族参加登记和地方选举。显然，很不愿意进行合作。但是，现在贝尔格莱德的民主变化导致科索沃塞族出现新的取向，他们开始与欧安组织科索沃特派团接触。他们看来考虑最终愿意进行登记和参加补选。

对未来来说，这些是令人鼓舞的迹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议会的工作情况，特别是它们如何对待少数民族。

就整个少数民族来说，安全局势显然还需要改善。必须保证行动自由。难民和内部流离失所者必须能够重返家园。

显然，科索沃的未来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该地区的积极发展和民主选举的成功，是寻求持久解决办法努力中的一个里程碑。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姆拉德诺维奇先生（南斯拉夫）（以英语发言）：我也谨对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尔所作的情况介绍表示感谢。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问题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来说是最重要的事项。事实上，还不止这样。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安理会在审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谨把我的发言限于只提醒安理会注意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方面。

第一，我国的新政府完全支持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并认为它是公正与和平解决办法的主要和唯一的基础。

第二，在南斯拉夫已发生了深刻的民主变化，这确保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合法代表能全面参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没有我国政府的积极参与，就无法实施这项决议。

第三，在这个关键时刻，最重要的是立即全面和始终如一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在执行第 1244（1999）号决议时，以下优先事项尤其重要。

第一个优先事项是，创造一种安全的环境，以及使所有逃离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人返回家园。这两个

先决条件相互依赖，是维持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多种族特点以及使这个省局势正常化的关键。

第二个优先事项是，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境内国际存在的地位问题缔结一项协定。从而可根据这项协定来处理与国际存在的各成员地位有关的问题，并将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索沃部队之间的全面合作创造必要条件。我国已准备好开始与国际社会的代表进行对话与合作。

第三个优先事项是，公正地解决每一个被拘留者的案子，查明失踪人员的下落。这将加强信任和促进和解。

第四个优先事项是，即将在南斯拉夫组成部分塞尔维亚共和国内以及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领土上举行选举。

第五个优先事项是，有限的南斯拉夫军队和警察部队返回科索沃和梅托希亚。

第六个优先事项是，按照《维也纳规约》的规定和本着尊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主权的精神，解决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境内准外交代表办事处的地位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优先事项和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的其他规定是决定今后各种活动方向的基本问题。

我国代表团还认识到，第 1244（1999）号决议载有关于其他问题的规定，这些问题包括关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最后地位的政治谈判。我们认为，在各种基本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现在谈论这些问题尚为时过早。确实，尽管我国政府将处理并已准备好处理这些问题，但它认为在目前安全局势极其恶劣以及缺乏流离失所者大规模返回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情况下，这些问题是很难处理的。经验表明，如果不尊重不同的利益集体，以简单草率的方式处理主要的政治问题，就很难达成适当和公正的解决办法。

由于这个原因，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总统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民主选举的新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以周全和谨慎方式处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同样，在谋求尽可能恰当的解决办法时，确保与国际社会和其他有关各方及各国的广泛合作将是很有益的。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极其重视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的规定之一。我们这样说，就是准备努力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获得很高程度的自主权，我们将这样做。这将使其所有居民——塞族人、阿族人和其他各种人——都享有和平与繁荣的生活。除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以外的任何其他解决办法都将不仅给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及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并且给整个区域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我国代表团认为，加强区域内所有国家的民主进程、促进区域合作以及加入欧洲目前的一体化进程的情景日益光明，这些将有助于在区域内创造更好的气氛，促进谋求解决现有的各种问题。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及其新领导人愿意就所有问题展开合作和进行谈判。他们愿意在坦率、容忍和睦邻以及尊重所有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的气氛中通过对话处理各种未决问题。为此目的，他们决心维护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国内民主，并在这种背景下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和平与繁荣而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是阿尔巴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内绍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出色地指导了安全理事会这个月的审议工作。今天的安理会辩论是在一种新的和令人乐观的局势的背景下举行的，这种局势更清楚地反映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和其他驻科索沃国际机构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今年 10 月在科索沃举行的自由和民主的市政选举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的普遍决心、安全理事会的

各项决议以及联合国的重要努力在建立民主机构、重建国家以及加强人民对国际社会的信心方面取得了预期的结果。同时，选举还证明科索沃人能够建设他们的未来和他们的民主制度。

请让我对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深表感谢。他为科索沃人民进行了卓越的和有远见的工作，维护了国际社会要在巴尔干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的愿望。库什内尔先生同驻科索沃的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们以及同驻科索沃部队一道，以他们所取得的令人钦佩的成果证明，国际社会有理由坚信它能够解决欧洲最困难的冲突之一，这场冲突多年来造成了紧张和对抗。

我们认为，建立代表着科索沃所有社区的市政机构将有助于加强科索沃代表在科索沃特派团的监督下进行体制管理和民主管理的责任。这些选举令人乐观的结果，以及科索沃所有政治力量更好地了解必须使一个包容性的、多种族和多文化的社会体制化这一事实，将自然而然地导致不久后在预定的日期在科索沃举行大选。科索沃的大选尊重人民的自治权利，接受巩固新的民主制度的自然进程，将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高瞻远瞩的行动，将实现为这一问题找到长期解决办法的目标，并有助于巴尔干地区全面稳定。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境内最近的事态发展，以及塞尔维亚境内民主力量的胜利都给予人们一种希望，那就是在东南欧将开始一个谅解与合作的新纪元。阿尔巴尼亚随时准备与所有的民主机构进行合作，这些机构的宗旨是实现巴尔干一体化、建立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并建成期望成为欧洲联盟成员国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

对于最近加入巴尔干民主国家大家庭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及其领导人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尽快公开表示它愿意接受民主的新原则，取消罪恶的米洛舍维奇政权的悲剧性的民族主义政策，并尊重人权以及人民自治和自决的基本权利。

如果新的南斯拉夫国家能与诸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等国际机构进行合作，释放所有目前

关押在塞尔维亚监狱中的阿尔巴尼亚政治犯，并惩治在科索沃和前南斯拉夫境内其他地区犯下灭绝种族罪的人，它就将表明它愿意与巴尔干其他国家合作，使区域各国人民之间有信心得到新的机会，在新的水平上进行坚定的有价值的合作。

一段时间以来，政治界和世界外交界的许多人一直在谈论科索沃的未来地位问题。阿尔巴尼亚认为，这种地位应在较后的时候，在科索沃境内的民主机构得到巩固之后，再予以合理决定。受到争取迅速变革的热情所影响而谋求部分解决所努力，将不会产生长期的解决办法，也不能证明国际社会以前在巴尔干进行的所有如此长期的努力是正当合理的。

我们知道，在巴尔干难以找到一位象哈韦尔总统那样能将民主视为有益于所有人的制度的领导人，因此，为了有利于本区域和平，全面解决最后地位的办法必须是成熟和持久的，并应考虑到科索沃阿族人实行自决和独立的合法权利。

总之，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有着新的领导人和新的现实，但今天我们大家需要的是找到政治意愿、责任心和胆识，来接受巴尔干不可逆转的现实。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库什内尔先生发言，他希望答复向他提出的问题。

库什内尔先生（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谢谢你主持了这次十分重要和非常令人关心的会议。我会争取非常简要地答复安全理事会一些成员的问题。

我要感谢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对于这一个联合国特派团的行动和对于选举作了十分肯定的评论。我希望他知道我是多么赞赏他的个人观点，并赞赏他介绍科索沃人的方式。对他们的情况倒是说了不少，但人们从未见过他们的面。

科索沃人并非只是政治领导人，我感到高兴的是，在我们安理会会议厅在座的有民主化部门的两名负责人之一。我也感到高兴的是，科索沃最重要和发行最广的出版物的两名编辑之一也在座。他们的在座

之所以使我高兴，是因为新生的民主能通过他们的参与而取得进展。

我要对孟加拉国大使说的是，他对我们称之为“联系运动”的评估，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我还非常高兴的是，领导这场运动人就在这里。这场运动使我们不但能会见政治领导人，也能会见科索沃的男男女女，他们来到科索沃的所有城市，以非常坦率、非常开诚布公和非常直言不讳的方式，提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已经了解了大量的实际事态，这与我们已接受的有成见的看法大相径庭。科索沃人事实上并不是一个黑手党人民。对许多国家中的黑手党可以大加谈论，但我不想在这里进行这种辩论，因为这将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且实在会使我的发言变得十分地不合外交策略，因此我得十分小心，不要做出这样的事情。黑手党并非总是出现在我们认为它可能会出现的地方。它并非始终与具有经济影响问题的事项相互联系在一起；它有时涉及侵犯人权和违反民主规则的行为。我要感谢霍尔布鲁克大使，因为他回顾了整个科索沃社会向民主前进时的热诚态度，我还要感谢乔杜里大使，因为他说过他对这个社会有着如何深刻的信念。

我要本着坦率和友好的精神对俄罗斯代表说的是，我们从未有过一致的意见，只有在这里的安全理事会的一天以及我记得很清楚的一次午餐期间除外，当时我们在一起就市政选举作出了决定。我们在一起——我们所有的人在一起——作出了那项决定；每个人都一致同意。因此我们举行了这些选举。我理解你的反对意见，我认真地注意到你的意见。大使先生，有时我在听你讲话时得到的印象是，就象我国的人所说的那样，“你比国王更相信君主主义”。但是，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考虑到你的发言，而且事实上我还力图尊重你的意见。但是你认为，贵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我们这个国际社会执行第 1244（1999）号决议的方式，用你的话来说，是“不完整和令人不满意的”（原文见前）。

俄罗斯联邦大使先生，我没有时间也不想要求你考虑世界各地所有的维持和平行动。在决议的数目的背后，是人民，是人类社会，以及组成一项决议的冷漠但必不可少的文件未载明的事物。和你一样，我也是要执行这整项决议的；它将得到执行。

但是，俄罗斯大使先生，看一看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做了一切努力。谈判已经开始，25年后我们正在看到可怕历史再现。所有事情都很困难。看一看25年之久的各项决议，如关于黎巴嫩和以色列国分离的决议。用了25年来执行这些决议，为什么要求充分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1244（1999）号决议？我完全理解你的感情，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或不合理的。可能且合理的都做了，当然有错误，我承认这些错误。当你说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代表温和地向你要求——我对此表示感谢——武装部队返回该领土时，你怎么会认为在战争一年半后这是可能的？我认为我们应给予这种执行和平获得成功的时间。我理解你们没有耐心。

我还要纠正几次说到的一些关于少数人的话。大使先生，你谈到少数人不参加，但除了赛族多数人，我为此感到遗憾，他们没有再次由于政治原因而流离失所。我知道去 Leposavic 登记的人；我实际上知道他们的每个人。但在赛族人不动，因为否则他们受到身体虐待。人们来阻止他们登记。应考虑到这点。但所有其它少数人都参加了。你谈到土耳其族人。他们参加了，除了主要政党，它没有同意，虽然它现在接受土耳其语作为科索沃第三正式语文。两种已经很多了，但确立第三种正式语文是不可能的。我们谈判了。我们到安卡拉去了。安卡拉接受了这点。但不幸的是登记已结束。我们没有重新开放登记，尽管我们有善意。下次征得他们的同意——这点已得到接受——我们将任命未参加市议会选举的政党代表。我认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否则，我们会受制于那些不希望看到已提议的最公开和国际化的民主，而且我们会暂停选举，因为少数人的少数人不想举行选举。我同意必须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但也让我们尊重多数人的权利。我向你们保证，这些选举将得到纠正，方式是进一步

投票，毫无疑问，并任命你们所提到的一些少数人代表。

我还要向俄罗斯联邦代表说明，他提到的联合军事委员会运作良好。我们经常开会。由于该委员会，许多困难得到解决。

与赛族人的实质性对话已经开始。我们至少开了四次会。科索沃特派团代表已前往贝尔格莱德，正如我昨天所说的，与科什图尼察先生关系很密切的代表，包括他的内阁长官，来到科索沃。我们开始了。同科索沃阿族人和科索沃其它少数人的对话无疑将是不容易的，但在科索沃特派团方面，工作已经开始。我们将很快在于12月24日在萨格勒布举行的欧洲联盟首脑会议上见面。我知道，没有完美的事情，倒退肯定不对。

我们未能——我也代表你们这样说，因为归根结底你们也参与，不仅我参与——一年半中改变思想状态并消除痛苦记忆。这将需要时间。我们没有改变巴尔干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几百年来面对孤立，而且在他们之间及其环境方面关系十分紧张困难。这将变化。熟悉这些国家的人知道，我们必须耐心，因为这将需要时间。大使先生，我理解你的反对意见，我认为我们已考虑到这些意见。

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我注意到他对塞尔维亚选举——12月24日应导致塞尔维亚议会的选举——的温和态度。我理解其对科什图尼察先生及民主的重要性。不要认为我对此漠不关心。相反，我将尽力提供一切支持。必须作出安排。我注意到了这些话，而且我对这种十分温和的语言感到满意。在我提到的技术性拒绝以后，我们将保证实现这些安排。为什么不？关于尽快举行选举，我还注意到联合王国大使的评论。我感谢他的评论。

对加拿大代表，他同联合王国代表一样，一贯慷慨在场并提供实地支助，我说我同意他的感觉。正如联合王国大使还说的，未来地位问题稍后谈判。不能操之过急，这将是一个错误。我感谢你提及有必要维

护国际刑事法庭的权威。没有公正，便没有和平。在巴尔干区域出于文化原因，而且由于最近的痛苦，很难确立公正、法律和秩序。

我想对中国代表说，土耳其族和其它少数人群体也参加了选举。并非一切均完美，但我想知道，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上次选举时80%的人民可以投票是什么时候。在我热爱和赞扬的祖国，上次参选人数为23%。我认罪。结果是相当令人满意的。没有完美的事情。但是对话要求双方参加。我们在这方面努力。然而，如果只有一方希望对话，那么条件还不存在。

我们感谢阿根廷，我知道阿根廷在该区域的作用。我见到了它的许多代表。我谨感谢其代表的评论。

我还感谢马来西亚代表提及失去自由人问题特使阿姆内乌斯大使。他发挥了卓越的作用，最近到贝尔格莱德访问了阿族被拘留者处于危险的监狱。这些人包括弗洛劳·布罗温那女士，所有代表都欢迎释放她，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我感谢他们。我特别感谢科什图尼察先生授权释放，我已正式感谢他。正如我说过的，阿姆内乌斯大使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要对突尼斯代表说，我们开始了司法制度改革，即使改革仍不充分的。改革很难完成。我一贯积极支持人权，我现在仍是这样。我写了几份报告，并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批评比做成事情更为容易。当我们不时读到批评我们的报道时，我们有点痛苦，批评者有时不跟我们一起在那里不停地干。我希望他们这样做，并提出建议。

我们任命了法官，但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同意俄罗斯联邦代表关于我们犯了其它错误的看法——没有一开始要求国际法官。我们任命了阿族法官。传统、威胁、接近酷刑和死亡以及千人冢尚未打开——这一切意味着，公正有缺陷，这是实际情况。例如，当特别代表知道一个人有嫌疑，所以他本人深信应拘留某人，已任命的法官却决定释放他们时，特别代表怎么办？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怎样做呢？回避侵犯人权的批评和让安全局势恶化？家庭成员被杀害的人们怒火中烧谋求报仇。在一个很长时期没有法律和秩序的国家中要迅速实行法律和秩序是困难的。

在路易斯·弗雷谢特夫人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同我的朋友塞尔西奥·彼埃拉·德梅洛一起，从我们不得不以有些残酷的方式处理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中得出了一些结论。联合国特派团应该有一种法治“工具包”——得到加强和支持的一种立即实施法治的权威。这些维和特派团需要在这方面得到改进。

不论怎样，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团说暂停是必要的以防止很多人在冬季从欧洲返回。

我感到欣慰地听到牙买加代表——他很熟悉情况——说事情正在向前进，并说这个特派团是联合国的楷模。由于我的本性比较悲观，我不认为这是对我讲的，但是我要代表整个小组感谢他。我还要感谢他回顾我们在普里什蒂纳开放了一个中心收容被扣押者和失踪人员的家属。

如纳米比亚所说，管理权是一个崇高的概念和美好的词句。各群体和委员会之间有了缓和，而且正如马里代表正确说的，特别多的人在所有委员会中工作，所有群体都有代表。就塞族人回归进行工作的小组注意到所有塞族组织都聚集在一起以确保实现这一返回。当然，这个小组不仅同塞族人而且也同科索沃特派团和其他代表一起合作。

我同意乌克兰代表所作的许多评论。我要简单地说“抵制”这个词在我看来是不恰当的。对于登记的确具有真正的担心。当然，不想参加的塞族人中的一些人具有政治动机；他们拥有这项权利。这是很可理解的。但是这些塞族人中的许多人，每天同我们在一起工作而且要投票的人却不能参加，因为他们被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制止这样做。我认为这并不真的是抵制。

关于同贝尔格莱德进行对话——我感到欣慰，强调了其必要性——这件事正在进行。我们将尽力将其

扩大到可能的范围——即，在技术和实际可能限制的范围内争取成功和作人们能看得到的事情。我们不要同广大阿尔巴尼亚民众作对，他们正密切注视着我们的工作，而且遗憾的是暂时还不能同贝尔格莱德直接对话，但是我肯定由于所选出的代表，很快将会有可能进行更直接的对话。

我谨感谢欧洲联盟的代表——和他提到的尚未成为联盟成员的所有国家的代表——感谢他关于塞族返回的发言；感谢欧洲正在向我们提供的大量物资援助及道义上的支持。我还要对我的朋友让·达维德·莱维特说，我十分赞赏他在正式发言结束后发表的个人评论。

我还要很快地谈一下随后的三个发言。对奥地利，它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当职主席，让我表示我们深切的赞赏，因为没有欧安组织本来就不会有任何选举。的确欧安组织和科索沃特派团日日夜夜在完美和谐中携手努力，尽管有各种困难和冲突——让我重申，尽管有冲突却是在和谐之中——选举的成功应该归功于他们。

我想向南联盟代表说几句话。首先，我想感谢他使用那种温和的语调。我感谢他的发言以及发言的方式。我想某些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当然不只代表自己，而且代表所有社区的科索沃人讲话——我们能够迅速地在我们自己之间解决。其他问题要多花些时间。但是重要的是他说他接受第 1244（1999）号决议。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科斯图尼察总统也这么说过，阿族和塞族的科索沃领导人一起接受和签署了这份文件。因此现在第 1244（1999）号决议已得到各方的接受。我想道路正变得更加明确。我想那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但是我也知道我们将能够就什么是最重要的达成一项谅解。

当然，我赞成返回。人人都赞成。所有科索沃阿族人、科索沃的所有少数民族都支持所有群体返回。然而这里的问题又是——我这么说不是只说给俄国代表听，而且说给大家听——杯子到咀边还会失手。我们希望看到返回并不说明我们能确保在安全的情

况返回。因此杀害阿斯卡里少数民族的 4 个成员是对我们的一个可怕的打击。我们绝对必须确保足够的保障以防止这成为一种败局并危及人的生命。我们正为此努力。

我不想向安理会多谈统计数字，但是现在安全比开始时已大有改善。在竞选时某个星期只有一桩谋杀案。这种情况过去从未发生过。必须记得，开始时一星期往往有 50 桩。因此局面已有改善，但是这不够。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能努力确保返回的一个更安全环境。

他的含义是什么我不完全清楚，但是我想很难达成南斯拉夫联盟代表希望看到的科军和科索沃特派团之间的在外交使团地位方面的协议。我说过，我不完全清楚他的含义是什么。关于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员，自从昨天的访问之后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包括——如果大赦法迅速通过——非常有意义的释放一大批被拘留者。无论如何，我们保持不断和密切联系。

我已经表示了我对于武装人员返回的意见。我知道第 1244 (1999) 号决议规定的一个有限的人数。我

认为这在目前不可能。确定最后地位也还不可能。我同意南斯拉夫代表的感觉，但是这一问题需要在谈判中处理。我很喜欢他把“相当大的自治”作为第 1244 (1999) 号决议的目标，我想他将能够在那个十分敏感的领域取得进展。

我想感谢阿尔巴尼亚代表，不仅因为他合作——地拉那经常进行合作，而且因为他提到国际法庭和必须等待和平进程结束而不是开始时提出关于最后地位的建议。

我很抱歉谈了不少时间。我想回答每一个人，我很清楚对那个我认为世界上最困难的行动之一存在着一些意见分歧。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库什内尔先生清晰而全面的回答。

我的名单上已经没有人发言。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处理此案。

下午 1 时 40 分散会